

四月份御逮夜分享

體驗談 | 府城支部 蕭鈴

04 / 12 / 2025

秋元主管、幹事、副幹事、主任與信徒們，大家晚安^{slide}。

我是府城支部青年部 蕭鈴，今天很開心能在這裡與你們分享我的體驗，我從信仰中所獲的體驗無以計數，那些都是我生命裡許多悲歡離合的子集。這次我想從女性的角度談信仰如何塑造了我，也讓我在佛道修行的路上，可以努力地趨近柔和質直。

〈母親〉^{slide}

我的信心，絕大多數來自於母親的養育；一年 365 天，每天堅持唱念一小時題目，她不因未發生事情就不唱題，嚴格來說，不多也不少，但那是她至今仍維持的習慣。我幼年時期，在她成天用折伏統計表、折伏活動、各項折伏業務的日子裡長大，有時甚至會被她抓去演她的折伏劇、幫她打表單的折伏數字。在她擔任折伏部副部長十年來的歲月裡，家中收著她為推動折伏而累積的回憶物件，我看見我的母親對信仰的事情那麼用心忙碌，印象中仍存在一件我僅是託她買一個餐袋她都多次忘記，從中卻意外察覺她是真的很快樂，她是因為「信仰妙法」而快樂，我真真實實地看著她抓著信仰，度過生命裡的各種難關。因此，如果妳是一位「母親」，妳一定有力量可以成為家中最勇敢、把妳的信仰影響出去的第一個人。

〈信仰中的女性視角〉

女性的社會參與率高，與社會需求轉型、女性特質對應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就從信仰來說，信仰需要走出去、與人往來，有時更要直言破折；正好女性經營社交網絡的熟稔度高，以及為母則強的本質下，就更容易於信仰中付諸實現。另外，^{slide} 分享一些往事，以前和父母參詣完法會在回家的車上，會聽著父親和母親談論當天主管講的法話，他們倆人光是討論法話內容就能再耗上 30 分鐘，我在車上聽得都快窒息了，而開啟話題的人往往是我的母親。^{slide} 但現在我才知道，原來找到一位精神伴侶，是那麼幸福的事。能在御逮夜後去吃頓宵夜、在御講前共享午餐，永遠有講不完的話，這不就是信仰結合家庭經營的寫照嗎？

然而，這幾年傾聽身邊的女性友人無論談著自己的先生或孩子、父親不願跟著自己去寺院，即便努力好多年也是無解。就我們家族裡過去男人們的陸續入信情況而言，「關係本質的好壞」可能會是最大的原因，其次便是女性自己是否改變了既有缺點，以及，經年累月下慢慢成為了讓對方崇拜的人。^{slide} 其實在 2018 年因為工作關係我要搬到新加坡幾年，當時要將役職的工作交接給先生因而結識，後來我也在他身上看到與我母親相同的樣貌，他因為信仰變得更細心、話也變多了、開始會主動跟我講寺院雞皮蒜毛的事，我深深覺得御本尊好偉大，原來根本不須費力去控制這一切，只要放寬心的確信，人的改變就能看到現證。

〈信仰從來就不是一個人的修行課題〉^{slide}

日本第一位女法華經行者日妙聖人，大聖人因她還年輕，有再婚的可能，賜與指南：「無論何等之男為夫，若為法華經之敵，不可隨。」另外在御書中更是提到：「無論發生何事，必來此相見。願於山中共飢而死。」是說今後不管發生任何事，請隨時來此山，如果沒有食物，亦可於此山與妳一同餓死，讓我們一同唱念即身成佛的題目。這段指南不僅是大聖人對日妙聖人的慈悲之情，也傳遞出信仰同行的重要。

在現代社會中^{slide}，「集體主義壓力」(Collectivist Pressure) 以群體或集體對個體施加影響力，使得個人傾向遵從群體的規範、期待或行為模式，並且將群體的整體利益置於個人需求之上，並存在各種環境單位之中；隱身於社會、職場、校園、甚至是家庭。但若回歸本質，其實女性就是一個「人」(Human Being) 而已。我想因為我知道自己的心已歸屬給御本尊，^{slide} 所以無論身負女兒、妻子、媳婦、工作等等角色……我都能無懼的說出我的感受和主張；無懼的抱著即使被討厭，也應該堅持正直為人和做對的事；畢竟人是在透徹瞭解自己、照顧好自己的前提下，才能促進一段關係的互利與完整。因此，信仰不允許我們故做自封的做一個人的修行，而須正向地學習如何懷抱慈悲心，去救家人和世人。

〈置是可怕之事〉^{slide}

過去，正行院宮下道法御主管曾給予非常珍貴的指導；在大聖人御書中教示，認為「置」一詞是非常可怕的字，涅槃經也曾提到「置」為可怕之事。「置」意指應該做的事卻放著不做，藏在內心變成了很大的心理壓力，那是最恐怖的事。明知道正法好，卻放置一邊，不去弘法，害了自己也害了他人墮入地獄，對修行者來說是最不好的事。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報恩方式，自己應該做的事、能做的事、甚至是只有自己才能折伏的人。所以不能被「置」所阻礙，若為「置」所誤，已來不及。

最後^{slide}，期望在自我實現，創造與自由的能力下，找到亙及三世的幸福之道。

謝謝你們今日的聆聽。